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60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日本侵華

被包圍的日本

吞併中國論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

揭穿日本侵略中國滿蒙的密謀

節譯田中內閣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章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60

政治
日本侵華

虞和平 主編

被包圍的日本

吞併中國論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

揭穿日本侵略中國滿蒙的密謀

節譯田中內閣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章



大象出版社

本日的圍包被

譯夫少卜 著太藤丸石



被包圍的今日

石丸藤太著
卜少夫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出版

前記

從「蔣介石的偉大」這本書，使我們得知日本有個石丸藤太其人。石丸生平怎樣，我們且不去論究他，我只想報告這件事實，就是：他在最近兩年內，除去上述的這冊書外，還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英必戰」，和「被包圍的日本」，每一本書都銷行得很廣。

去年八一三之前，上海的文摘月刊，曾將「被包圍的日本」摘譯出過兩千字，並且聲明不久將摘譯兩三萬字來印行一個小冊子，收在文摘小叢書內，可是直到十一月十一日我軍完全退出上海時，書店裡還不曾發現有這一種小冊子，於是在孤島生活中，我就開始作選譯這本書的工作。但是後來看到一份漢口的報紙，無意中發現黎明書局的出版廣告內有這樣的一本書名，而譯者又是在「文摘」發表譯文的譯者，於是，我又將這工作停頓下來。我認為既有人做了這工作，就不必再浪費物力和精神。

四月八日，我從上海到香港後的第二天，便逛書店，目的是想多買點抗戰讀物，（可憐我有一段孤島生活中的抗戰飢渴病呀！）我看到這冊譯本了，打開一看，才知道內容驟去在「文摘」上發表過的一篇兩千字譯文外，其餘都不是石丸的原文。於是，我又想到有繼續選譯的必要。

這是這本書的出世的小經歷。

原書共分十一章，這里所選譯的為第一、二、三、四、五、五章。第二三章——「日本何故被包圍」——併為一章；第四五章——「北進乎南進乎」——也併為一章。因此，本書便合譯而成三章。其餘六章捨而未譯的原因，聰明的讀者們當然可以推想得到，其實，即使這三章裡，也還有許多被譯者刪畧的地方，而選譯出來的，又何嘗不要我們仔細地研究和檢討。要之，將它作為一種研究的資料則可，倘要認它是精確的正論，則絕對不可。因為這部書畢竟是敵人立場上的著作。

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深夜·港之旅。

目次

一章 對日包圍陣的展望

- 一 美國人的對日包圍觀……………一
- 二 偉大的國民與危險的國民……………一〇
- 三 對於日本的非難……………一七

二章 日本何故被包圍

- 一 動搖着的日本國策……………二七
- 二 對外政策的檢討……………四一
- 三 外交與軍備的調和……………四六

四 在日本製造……………五三

五 對日通商包圍戰……………五七

第三章 北進乎南進乎

一 國策的基礎……………六五

二 大陸發展與海洋發展……………八〇

三 歷史的教訓……………八八

四 檢討北進論的根據……………九二

五 檢討南進論的根據……………一二三

六 南進論之軍事的價值……………一二〇

七 北進乎南進乎……………一三四

第一章 對日包圍陣的展望

一 美國人的對日包圍觀

【日本被包圍】 日本現在已爲敵國包圍了。日本的周圍都滿佈着鐵絲網，無論東，南，西，北，——這正是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國際狀態。

想像中，對於此種看法的人，有的是驚駭，有的睜着奇異的眼睛，有的則冷笑，認爲是誇張過火。然而，倘使有對此懷疑的人，則我們進一步去指摘出它的事實來，自然更不待猶疑了。

從蘇聯邊境到海參威，有幾千炮壘和二十幾萬紅軍，怒目相向地與日「滿」兩國對峙着。外蒙古已整個入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內。蘇聯與外蒙之間又締結了軍事同盟以防備日「滿」兩國。

中國積極地進行着對日戰爭準備，全中國領土內並進行大規模的防禦工事，把握着機會以等待向日本復仇的日子。

在太平洋的東面，以日本為目標的美國艦隊，用虎視眈眈的姿勢游弋着。但是美國對日本海軍力的準備，在時間上似乎還嫌不足。

再看西南那一面，在那里以日本為目標的新加坡軍港，正日日夜夜地趕築工事。東面，澳洲和新西蘭也對日本的野心抱着恐懼和戒心，不斷地增強防備。

日本退出倫敦軍縮會議以來，英美間對日本有某種秘密協定，這也有可相信的理由。

英國給與蘇聯財政上的援助，支持蘇聯在遠東方面強化陸軍，英國並和蘇聯締結海軍協定，在這東方面企圖建設蘇聯有力的海軍，不待說這是為了牽制日本的海軍力的。

以上是對於日本的包圍陣之第一線。

這第一綫包圍陣之外廓，更佈置着第二包圍陣，那就是抵制日貨的杯葛政策。

誰說日本是有前途的呀，日本不是東南西北都被包圍着了嗎？四面受敵，這就是今日日本的真面目，假使長此以往，日本除踏上世界大戰前德國的覆轍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美國人的對日包圍觀】公正地描寫出這事實來的是美國人楊格(Eugene Young)。我們且先看他怎樣說：

「日本之由與西洋諸國的協調政策轉變到在遠東欲確立優越權的政策，始於一九一五年的所謂對華二十一條件的要求。當時歐美各國正爲了世界大戰而筋疲力盡，日本便想乘這個機會握得中國的支配權。但是這種要求，因爲美國居中反對，除去關於東三省及內蒙古外，大部分由日本撤回了。」

接着日本便進行併吞東三省及東部西比利亞的計劃。原來當列強各國共同出兵西比利亞的時候，日本也參加在內，但別國軍隊已撤退後，日本仍按兵不動，想繼續駐

屯下去，經過美國的強硬反對，不得已也撤兵了。

其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投下由大戰得來的二億美金利潤（指所謂西原借款）在中國造成安福系內閣，由這借款而支配了華北之後，其勢力便逐漸伸張到上海及漢口，但由於國民黨的蓬勃發展與歐美各國的反對，終於也未得到什麼效果。

【陷日本於孤立】 楊格接着說：

『第一，日本決心欲打破與歐美各國的協調而整個獨斷的支配中國，便喪失了美國的同情。美國在過去六十年間不惜給與日本種種的援助，可是自從日本要求二十一條以來，對於日本就採取反對的態度，而且日本的進攻政策越積極，這反對的態度便越強烈。』

第二，日本又失去了英國的支持。倫敦政府爲了預防在遠東蘇聯的擴充勢力，原可以支持日本的。但是日本的進攻政策，不僅威脅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而且也使英國的自治領感到不安。英國想，日本或許會奪取澳洲和新西蘭罷，他在恐懼着。因之，

在加拿大，不僅限制日本的進展，並且認為爲了將來，更不可不保全中國的市場，於是，取消了英日同盟。這樣，日本在國際間，實際上已陷於孤立的地位了。

此種孤立的直接的結果，由於英美的共同壓迫，日本的軍國主義者黷武軍閥們，不得不放棄世界大戰後在西比利亞，北滿及山東所獲得的既得的地位，又承認五五三的海軍比率。九一公約，又逼迫日本遵守中國的獨立與土地完整，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誓約。其後，日本在對華政策上不僅重遭阻撓，並且受到中國方面通商上的杯葛，使日本陷於進退維谷的地步。在世界大戰中所儲蓄起來的七億美金，其中三億美金用於出兵西比利亞，二億美金用於華北事件，贍下來的因東京大地震而全部喪失了。加之，日本遭遇大戰後的不景氣，過去十二年間入超額達十五億美金以上。自然，其中由國外貿易得到的收入來填補的金額也達相當數額，不過其不足之數仍屬不小。特別是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件，造成中國的一次空前的抵制日貨運動，使日本在財政上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直到現在爲止，本日還陷在即使傾全國的資源仍無法去填補那

龐大的赤字財政的苦境中。

【包圍日本】最令日本提心吊胆的，是招致了在戰畧上極感威脅的結果。原來日本的行動，一方面引起中國銳意擴充陸軍與空軍，他方面又使蘇聯在遠東配備最新式的陸軍，強化其遠東防禦，並且在海參威及其它太平洋沿岸諸港配置潛水艇隊，企圖隔斷日本的海上交通。

英國雖曾經一度滿足於遠東方面貧弱的防禦，可是現在却又建設了新加坡新的大軍港，統制向西方去的海上交通線，而增強香港的防禦，正是用作將來實行南中國海的通商破壞戰的。

再來看一下美國吧，美國也在那裏建造新的艦隊，擴大及強化太平洋海軍根據地，且又着手增設可恐怖的強力航空隊，這些事實，它的對象是誰，我們不言可喻了。」

（楊格：「強有力的美國」Eugene Young—“Powerful America” P. 277-182）

楊格氏的這種論調，一言以蔽之，認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一種國民，是常

欲掠奪他國領土的強盜式的國民，因之有關係的列強各國，不得不在日本的周圍張佈起鐵絲網來，以戢止日本人的野心。

【英美輿論一班】除去楊格氏外，被稱為世界二大新聞的倫敦及紐約的泰晤士報也有以下的論斷：

「判定日本對亞洲大陸的野心，唯一可信任的方法是事實的紀錄。日本政府之今次對華要求，不外是多年以來侵畧中國的倫理的結果。日本政府的代言人，強調了殺害日人事件，以之作爲致最後通牒最合理的口實。它會在日本國內得到輿論支持的效果罷，可是在國際間，如果就相信他這一套，那未免近視且太淺薄了。中國人若是真的殺害日本人，這也不過是中國民衆在長期的日本侵畧之下難以忍受的一種憤怒的爆發而已。日本的對華侵畧，始於二十一條要求，尤其是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件，塘沽協定，樹立華北五省自治政府運動，以及關於華北走私等一貫的進攻，使中國民衆忍無可忍，憤怒與仇恨一天天的深刻且擴大，所以責任應該由日本自己來負，而此

刻日本反以之爲口實，要亦無非日本政府要求世界各國承認他的新進攻行爲而已。」

（紐約泰晤士報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

『在最近爆發的事件中，至少有兩件事，中國方面當地及中央官憲俱表示了不勝遺憾之意，並且竭盡全力處罰犯人。日本方面對於這些事件，認爲出諸國民政府的挑撥感情，雖然國民黨部曾多方交涉，但無論怎樣，也毫不承認那是有政治意義的。日本應該捨棄以上這樣的攻擊方法論。殺害日本人確實是值得遺憾的，但從稍稍公平一點的觀察者看來，他們並未忘去五年前的今日，日本軍隊在中國領土內屠殺中國人，以及在「滿洲」，即使現在也還借着土匪的名義，繼續屠殺中國人的事實。

大部分中國人，雖然政治上的認識淺薄，可是對東三省的淪陷，即使是窮鄉僻壤的農夫，也還是耿耿不忘的。不深切理解中國人的宿命觀者，將不禁爲中國人反日感情之持久與緩慢一驚。日本政府用殺害事件作提出新要求的機會，其中包含承認在華北日本之特殊地位，可是在長城以南日本之業績，不獨遠離道義上的觀點，抑且有乖常

道。日本政府一再壓迫中國，既失去所有世界上的信用，而所得到也微乎其微。若日本依然欲固執其傲慢與非法，不久中國之絕望的反抗時代到來，其結果一方面是喪失最重要的市場，並且因為企圖侵畧所不可能侵畧者，祇有浪費精力而已。

中日戰爭雖是一幕不幸的悲劇，然而日本的現行政策却正在向這條路邁進不已。」

（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

對於這些論調，有人憤慨其認識不足，有人當作過耳東風，仍然獨自樂觀着。要知道一國兩國，甚至三國四國都將日本看作是危險的魔怪，並且把日本為目標而積極地擴充軍備，如果在這當兒有一步錯誤，即會造成他們的合縱連橫，況且日本已在包圍中，正是無可遮掩的事實。

我們須認清這一事實，更須講求其對策。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就是為全世界所憎恨而被包圍，結果因此崩潰。我們日本，如果踏上德國的覆轍，又豈可不捨去夜郎自大的態度與自惑心而深深反省一下呢？